

本报记者李斌、王晓洁、王君璐、关桂峰、丁静、吉宁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作为首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全国疫情防控全局。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自1月20日北京第一次确诊两例病例至今，一个多月来，在燕山脚下这片1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一场史所罕见的“北京保卫战”……

战争没有旁观者！医疗废弃物清运员、超市收银员、街道干部、公交司机、快递员……本报记者特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5个行业的普通一员，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倾听他们的声音……

医疗废弃物清运处理中心清运班班长：“特殊时期工作一定要更细致”

【人物简介】王广，男，35岁，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有限公司医疗废弃物清运处理中心清运班班长，目前负责北京市佑安医院、复兴医院、急救中心、协和医院等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弃物清运工作。

【自述】我是2006年退伍，2009年来到环卫集团工作。工作以来，像这次影响这么大的疫情还是第一次遇上。

1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出现2例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公司迅速启动疫情应急预案，作为一名医疗垃圾清运一线的工作人员，我隐隐感觉自己将面临一场考验。我默默对自己说，特殊时期工作一定要更细致，工作标准要更高，避免出现任何疏漏。

我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医废中心20多名党员及业务骨干主动请缨，成立“抗击疫情突击队”，作为共产党员、退伍军人，我报了名，考虑到夜班清运压力稍微大一些，我选择主要承担夜班工作。

由于接触涉疫情医疗废弃物，我们都是甲级防护——穿上防护服、防护鞋套，戴上双层隔离手套、护目镜和N95口罩。一般到达医院指定的消毒区停稳后，我与医院负责收集医疗垃圾的工作人员交接，核实箱数、重量并签字，然后将纸箱消毒后搬进车里。接着，对车厢、车轮等进行彻底消毒，最后脱去防护衣物与医疗垃圾一同处理。

收运完医疗垃圾，我们将立即转运到指定处理场地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理。到达地点后，我们迅速穿上一套新的防护服，开始卸车作业。之后还要对

# 他们，撑起首都的天空

北京普通人「战疫」记

车辆、人员进行全面消毒。最后，把消毒后的防护服扔进焚烧炉销毁。

大年三十起，我就投身到这次特殊“战役”中。女儿很爱黏我，现在不敢让她接触我。偶尔回家，也是自己“隔离”，吃饭距离很远。疫情结束后，我再好好弥补一下孩子，带她出去玩！

超市收银员：“坚持坚持再坚持”

【人物简介】超市收银员叶宗萍：1979年生，物美超市北京石景山区太阳岛门店联合合伙人，从事收银工作3年6个月。

【自述】这场疫情把我全部的计



左上图：2月8日，卢沟桥街道工委书记高文娟在民岳家园社区回复“12345”群众诉求，与社区工作人员一同记录回复时间及诉求人反馈意见。采访对象供图



左下图：春节以来，超市客流量增加，物美超市北京石景山区太阳岛门店收银员叶宗萍一直在门店坚守，从春节至今没歇一天。采访对象供图

打乱了，本来要回河南老家，但门店缺人手，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当逃兵，一直在门店坚守，从春节至今没歇一天。

每天早上7点20分，我都准时到店开始一天的工作。8点钟正式上班，测体温、戴好口罩、手套和护目镜……一系列准备工作做好，我和同事们站在收银台前开始工作。

自春节以来，所有同事都没休息。我的工作就像打仗，扫描、称重、计费……这些动作一个上午要重复几千次。

疫情开始蔓延时，超市出现一波抢购风潮，方便面、火腿肠、蔬菜、洗手液……柜台挤满了人，一开门全是顾客，上的货一扫而光，收银台全都开放才能保证畅通。

疫情之下，顾客的情绪比较大，有时结账慢一点，后面就有人抱怨。恐慌和焦虑的情绪也传导到我们收银员团队，说不是假的，病毒看不见，摸不着。有的同事也动摇了，想辞职，好在单位配发了口罩、手套和护目镜，在收银台设置一米等待线，我们心里慢慢踏实了。现在收银团队一个人也没走，还增加了人手。

了力，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握紧拳头、咬紧牙关，坚持坚持再坚持！

街道工委书记：“要想守住这座城，我们就得守好每一道门”

【人物简介】高文娟，1977年5月生，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工委书记。

【自述】完全没想到，一场疫情，让大家从喜庆的春节瞬间转换到战时状态。从街道到社区，除夕至今全员无休。

要想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重点在社区，难点也在社区。卢沟桥街道位于城乡接合部，常住人口22万，流动人口7.3万，开放小区、无物业老旧小区、平房区众多，给防控带来不小压力。

1月24日，街道工委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我和街道工作人员讲，街道能做的工作就不要留给社区，要把社区干部力量解放出来，专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撰写致居民的一封信，设置返京人员登记处、体温测量处等分类标识，制作社区居民出入证……街道把这些工作都及时做到位了。

经过班子讨论决定，80%以上的街道工作人员共150多名机关干部全部下沉到社区。

我总和社区干部们讲，要想守住这座城，就得守好每一道门，看好社区每一



右图：疫情发生以来，京东孙河营业部快递员郭宁宁的工作更加繁忙。一般早上6点半到达京东快递孙河营业部，干到晚上7点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采访对象供图

个人！

2月7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新发病例活动过的小区信息，卢沟桥街道西园小区出现在名单里。小区业主纷纷拨打12345热线咨询：“确诊病例住在几号楼？”“小区有没有消毒”“防控是否需要升级？”

百姓诉求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我们给来电居民回电，有针对性地逐一沟通、消除担忧。2月8日一大早，我就和街道干部来到西园小区，联系卫健委、专业保洁公司再次对小区公共区域消毒处置，张贴温馨提示、公布确诊病例详情及行动轨迹。

面对还没有返京的人流，我们明白肩上的责任只会越来越重，相信只要我们握紧拳头、咬紧牙关、团结一致，就一定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公交车驾驶员：“公交车上人流增加了一些，但感觉多一半还没回来呢！”

【人物简介】崔军伟，50岁，北京公交集团一分公司三队驾驶员，2003年开始开公交，17年没有任何事故、违章、剐蹭，安全行车近50万公里。

【自述】作为公交司机，不管疫情

# 五天五夜，蜗居在面包车里“夹心人”

“几天前，亲戚在网上帮忙发求助信，惹得借车的老乡有点不高兴，担心招来麻烦。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菜贩，显得十分纠结——既希望得到外界的帮助，又怕给帮助自己的老乡惹麻烦，话里话外一直摇摆不定

本报记者刘荒、完颜文豪、吉玲

日前，记者收到本地朋友转来的一封求助信。信上说，有一个亲戚从河南老家回来，由于进不了小区自我隔离，又不愿折腾回老家自费隔离，就在一辆面包车住了5天5夜。

这个河南老家的亲戚，在城里市场摆摊卖菜，已经好多年了。2月21日，他搭乘老乡的私家车一起回城，却被禁止进入长年租住的居民小区。

当天，从老家村里出来时，村主任就撂话了：这阵子非要出去，就别回来了。还说再想回村，都得自掏腰包4000元，还得在县里酒店隔离14天才行。

小区进不去，老家又不想回。无奈之中，他终于求得一位老乡帮忙，凑合着在对方闲置的一辆面包车里住下来。

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被人发现了，给他好的老乡惹麻烦。

“就这样，他成了这座城市和农村老家中间的夹心人。”

记者联系到这位求助人的亲戚，才知道他叫汤和生，今年54岁，在这座大城市20多年了。平时，他在体育馆附近一个露天菜市场摆摊卖菜。

2月28日，记者两次与汤和生通电话，逐步还原了求助信的背景。他自称不会用微信发送位置信息，搞不清楚自己所在方位，说话也小心翼翼。

他和老伴在城郊租住一间民房，面积不过13平方米，每月租金将近1700元。今年受疫情影响，在家多待了10来天。听说菜市场恢复营业，不少菜贩都正常摆摊了，他就着急赶回来卖菜。

老伴也支持他自己先回来，既然早晚都得隔离14天，还是早隔离早完事，也能早点去市场摆摊。

除非等到解禁的时候。

小区进不去，只能先安顿下来，再想办法。他通过亲戚找了一间办公室，偷偷摸摸住了一晚。他担心会连累亲戚，早上起来后，就跑出去找地方了。

说来也巧，一位租住在城郊的老乡，正好有一辆闲置的七座面包车，答应借给他临时住。

接下来的情况，汤和生似乎并不愿多讲，只能长话短说，便匆匆挂了电话。

当日晚上9点，记者联系到汤和生的外甥孙超，他正要开车去看望姐夫汤和生呢。按照孙超发给记者的位置信息，我们40多分钟后，赶到了约定地点。

夜幕下，一条宽阔的公路穿村而过，路上零星驶过几辆轿车。村口处，五六个执勤人员，戴着白口罩红帽子，或坐或站，在对进村车辆做检查。

距村口300米远的辅路偏僻处，汤和生和外甥孙超两人，已经在等我们了。除了几句寒暄，还有偶尔疾驰而过的大货车，周遭就再没有其他声音了。

孙超是个年轻小伙子，戴着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汤和生穿着一件深色棉袄，皮肤黝黑，身体结实。路灯光影之下，他的头发有点打卷，不知是天生的自来卷儿，还是这几天在车里睡觉揉搓的。

一见面，汤和生就说，事情已经解决了。当日下午3点，一位自称社区居委会的人，打电话给他，说等几天疫情下去了，就给他办手续搬回去住。

具体要等几天，对方也没有说，只是解释“这是政策要求，也是没办法，前几天松，这几天紧了”。记者让他打开手机通话记录，找出了这个来电号码。

“当时，我姨夫跟居委会沟通，他们说没有隔离条件。还说，就算住酒店满了14天，也不能进小区，他们没办法确认。”外甥孙超在一旁补充道。

汤和生叹了一口气。这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农民，说起话来顾虑重重。记者提出，去看看他这几天蜗居的面包车。他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带我们过去。



▲汤和生蜗居在面包车里。受访者供图

士防尘网。再往远处看，则是漆黑一片了。汤和生领着我们从这个豁口，悄悄地走进去。还不忘提醒我们，不要大声说话，怕被村里人听到。穿过坑坑洼洼的工地，沿着马路走一段，拐弯就进村了。

汤和生告诉记者，要是没有疫情，每天凌晨两点开始，他和老伴就骑着电瓶车去上货，再赶去菜市场摆摊。

大女儿早已嫁人，二女儿在大连上大学，一年光学费就是两万多，加上每月生活费，哪年都得三四万。80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照顾着上高中的小儿子。

他想着早点回城隔离14天，早点去市场卖菜挣钱。毕竟，俩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实实在在的家庭开支，短不了。临走前，老家所在的南阳市唐河县下面的村里，还给他开具了《南阳市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在落款处，村医和村主任都签了字。

记者在他随后提供的健康证明上，看到上面写明的承诺：“没有跟新冠肺炎患者接触，本人承诺认真落实防控期间的各项个人防护措施”。

一路走了10多分钟，终于来到他所说的停车场。其实，这只是村里的一大片空地，停了一二十多辆车，压土机与小轿车杂居在一起。

寂静的夜晚，只能听到村里偶尔的几声狗叫，再无其他动静。借着远处路灯的光亮，汤和生拉开白色面包车的车门——车内的后座已经拆掉，空出的地方，放着一条干巴巴的被子，旁边放了一个热水壶。“水壶也不保温，两三天去接一壶热水，没多久就凉了。”他偶尔也会从车里出来，去村里小卖部买点面包方便，再喝点热水壶里的凉白开。

由于老汤一直戴着黑色口罩，老板也认不清他是谁。

晚上睡觉时，他把车窗都紧闭起来，感觉车里不太冷。或许，因为这是辆旧车，还能透点气。上厕所是个大麻烦，只好趁没人时，找个地方随便露天解决。

“如果太冷了，可以把车打着火开暖风，顺便给手机充电。”记者说。老汤回答自己不懂车，也不会操作，估计是不太想去麻烦老乡。

据他说，这个老乡也是村里的外来租户。他之所以住在车里，没去老乡屋里凑合几天，就是担心会被房东发现外人进村，最后可能连老乡一块被赶出来。人家能给自己这么一个容身之处，也算是冒险搭了大忙，不能再有更多的苛求。

汤和生悄然收拾完车里的几件衣

物，利索地塞进一个大塑料袋里。然后，轻轻地关上车门，将塑料袋搭在肩上就往回走。

出村的时候，他还不忘给这位老乡打电话道别，谢绝了对方的好意相送。

村边的土路上间或出现的路灯，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地上，由长变短，又渐渐拉长……

过去的5天5夜，对于这个村子来说，汤和生更像是一个影子，悄无声息地来了，又默默无声地走了。

老汤边走边向记者感慨，回来得不是时候，现在市场里卖菜的摊贩，有的过年没回家，还有的早几天回来，那时防控还没有现在这么严。

当时，开车拉他从老家回来的老乡，也是在市场卖菜的。相比之下，老乡租房子的社区，可能相对更通融一些，说明白就让他住进去了。

汤和生苦笑了一下，说起他刚回来的那天，也想说个瞎话蒙混进小区：“我说过年没回家，在城里老家家里住着，房东给办了通行证，还没交给自己呢。”

虽说在这座城市里卖了18年菜，每天在市场上跟人讨价还价，可冲着这些戴着红胳膊箍的人说慌，老汤心里特别别扭。

结果，人家一看他大包小裹的，就说肯定是刚回城的，有通行证也不行。

他也寻思过，晚上在小区找个地方，偷偷摸摸也能翻进去。但自己又不敢干那事，“本来不犯法的，弄不好被当小偷抓了。”他说。

汤和生颇为遗憾地念叨着，之前在市场卖菜，一天能卖1000多块钱，中间赚个300来块钱。扣除房租和生活开销，一个月能攒大几千块呢。

几天前，亲戚在网上帮忙发求助信，惹得借车的老乡有点不高兴，担心招来麻烦。后来，有媒体联系老汤，他都不敢说出具体地方。

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菜贩，显得十分纠结——既希望得到外界的帮助，又怕给帮助自己的老乡惹麻烦，话里话外一直摇摆不定。

说话间，外甥孙超把他一兜衣物放进后备箱，并说刚联系了几家酒店，都要求住进去就要隔离14天。汤和生一听到这话，惊叹了一句“哎哟”。接着有点后悔地说，“这得花多少钱呀！要是知道这，我才就不出来了，还住在车里还算了！”（应受访者要求，汤和生和孙超均为化名）

多严重，都得保证出车。

我们组5个司机自己掏钱买消毒湿纸巾、干纸巾给乘客用。我们频繁提醒乘客戴口罩，如果不戴就要进行劝阻，劝阻无效就停车报警。

这几天，虽然有的地方应急级别已经降低了，但领导提醒我们，复工之后人流增加，要更小心。最近公交车上人流增加了一些，但感觉多一半还没回来呢。

2月27日开始，我负责北京首批针对疫情开设的定制公交，线路是从大西洋新城南门到后厂村，一天一趟。开定制公交的司机都是党员、车队骨干力量。

父母年纪大了，为方便照顾他们，我和爱人（公交车乘务员）搭配早晚班，这样总有一个人在家给老人做饭。

快递小哥：“送快递就是我的工作，不管哪里都得送，传染病医院也是一样”

【人物简介】郭宁宁，男，1988年生，京东孙河营业部快递员。河南三门峡人，2011年来到北京，2019年加入京东。

【自述】我本来不负责北京地坛医院院区。是因为临近春节，人手紧缺，我就去那边工作了。我刚去不久，疫情严重起来。我没想过讨价还价。送快递就是我的工作，不管哪里都得送，传染病医院也是一样。

说实话，工作挺累。我早上6点起床，6点半到达孙河营业部卸货、分货。光是分拣就要两三个小时。四到五辆大货车的货，由我们分拣、归类后，进入派送程序。送快递是体力活，多冷天，都会出一身汗。一般干到晚上7点才休息。

现在，我的工作任务又多了一项：消毒。每天装车前，我们都会按规定对快递车辆消毒。

疫情发生以来，医院防疫物资运送任务一下子多了起来。我每天要派送的200多个快件中，超过一半都送往地坛医院。医院急用的医疗物资快件有“京东紧急件”的标识。有些物资非常重，将近200公斤。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做好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我找其他几个快递员一起将货物搬到医院里。

虽然多次穿过地坛医院走廊，但我从没感到害怕，因为都采取了防护措施。但是家人不放心我。妻子、孩子和父母都在河南老家，他们每天都和我视频聊天。我安慰他们，说很安全，顾客对我很好。

春节期间，我收到好几个地坛医院医生的红包。公司要求我们不能收红包。但这份心意让我心里很暖。希望疫情过后能回家看妻子、孩子和父母，好好团聚。

（上接1版）  
分秒必争把进度抢回来

疫情对脱贫产业、贫困户就业、脱贫项目等带来较大影响。广西按照既定目标和路线图，不因疫情降低脱贫标准，争分夺秒把疫情延误的进度抢回来。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龙州县梓村，脱贫产业八角和百香果受疫情影响严重。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组织村民上山抢收八角，通过电商拓展百香果销路，最后一批约5000斤鲜果最近全部售出。80亩百香果基地为村集体经济创收6万元，村民获得10余万元分红。“千群协力不等不靠，就可以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村党总支书记凌宏星说。

季节不等人，有序复工复产是当务之急，广西各地在解决贫困人口返岗就业、扶贫项目开工复工、扶贫产品滞销等问题上分秒必争。

那坡县采取免费乘坐专列、大巴车或申报车票补贴等措施，已组织上万名贫困劳动力赴粤务工；永福县近50万亩砂糖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支柱产业，当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帮助果农推销，已售出85%的鲜果，产值超过17亿元；融安县长安镇隘面村易地扶贫搬迁扶贫车间全面复工，继续向搬迁贫困户招聘员工。

超常规举措为大决战“护航”

乐业县是广西8个尚未摘帽的贫困县之一。连日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灯火通明，脱贫攻坚指挥部同样如此，2月25日，副县长马日和县扶贫办主任郑玲岭等加班到次日凌晨5点，一大早又投入工作。

当地以战区为单位推进战疫战贫各项工作，全县3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产复工26家，春耕春种有序推进。“每天都是一个‘作战单元’。在黄文秀精神感召下，党员干部以大决战的信心、倒计时的节奏，确保‘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马日说。

近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对大化、都安、隆林、那坡4个深度贫困县，乐业、罗城、融水、三江4个深度贫困县、靖西、环江等7个贫困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县市，以及138个贫困发生率在5%以上的贫困村实行挂牌督战、全程督战。

针对疫情影响，广西9部门出台7项17条硬措施，包括设立贫困地区农产品和生产原辅料物流绿色通道，对贫困户发展产业适当调整奖补门槛，简化程序，提高奖补标准等。

各地也采取了不少超常规措施。象州、永福、兴安等多个水果主产区通过“县长（局长）+网红主播”模式推动贫困村屯沃柑、砂糖橘销售；三江侗族自治县实施贴息金融贷款、开辟绿色通道等举措确保茶叶生产。